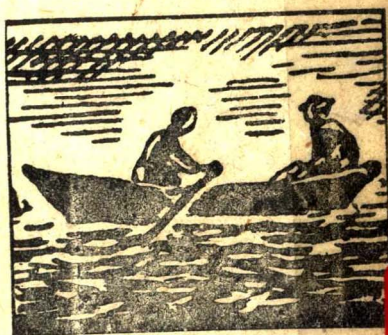


十八家佳作集

難民船

沈起予等著



明啟書局印

八十家佳作集之二

難民船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主 編 者 施 若 霖

出 版 者 新 流 書 店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加 馬 路 市 市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烈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担当，當然而廣闊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猙獰笑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刹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一樣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之分析，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衰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着：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這動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隆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七年——一九三五年抗戰發動後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賑米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穗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價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拍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各文的先後，內容是破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努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這裏還等待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難民船

八〇家佳作集二

目次

樊家鋪·····	(一一六)	吳組綢
某日·····	(一四九)	吳組綢
鹽·····	(一六四)	辛爾
光榮的戰死·····	(一八三)	胡載球
冬兒姑娘·····	(一九五)	謝冰心
山地·····	(一九九)	魏金枝
妻的一週間·····	(二一四)	沈起予
難民船·····	(二二七)	沈起予

九 樊家鋪

吳祖緝

一

八月裏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寂寞的桂花香氣繞着那一排茅鋪的村子，幽淡地飄散着。

這座村子名叫樊家鋪，是從西南鄉各村鎮到縣城或經過縣城到外埠去的一條要道。茅鋪約容三四十家，坐西朝東，連成長長的一排，而當着亂石砌成的大路。那些低矮的土牆，大都裂開了粗闊的縫隙，有的用一支杉木抵着地，勉強支撐着；有的已掉下大塊的泥土；有的甚至露出腐朽的屋樑和頂樑，看去已不像還有，人在居住了。

各家茅鋪的門前，籠罩着大路，都有用稿草和杉木搭蓋的過亭，過亭上面蓋着稿草，和茅鋪頂上的一般樣。在明麗的陽光裏呈着一片灰黑的顏色。稿草上面絡成斜方格子的草索，完全鬆散斷亂，連杉木的樑柱也多半歪歪倒倒不成個樣子了。過亭的裏面，雜亂地攤着些稿草堆；有的想是從屋頂掉下來，有的則是外鄉逃荒來的乞丐打田販菜搬來作床褥用的。幾張積着厚灰土的薄板臺凳，都已殘廢不堪，零零落落地倒在亂草堆裏。

這時有個女人從一家茅鋪裏走出來，手裏捏着一莖狗尾草，插在牙縫裏挑弄着；一邊把背倚到一棵杉木柱的旁邊，向路上眺望。

「這女人大約二十六七歲，蓬鬆着黑髮，樣子顯得很憔悴。太陽穴上一邊黏着一片正方形的黑色頭痛膏藥。兩條又濃又粗的修整着的眉毛下，覆着一雙生澀的眼睛。眼睛想是有風火病，勉強睜着，露出絡有淡紅經絡的白珠。身上穿着一件齊膝的竹布褂，上面已經有了幾塊補綻，但是洗得很乾淨。」

她用手掌罩住前額，皺着眼皮眺望了許久。望了一回路的南段，又掉過身肢望北段。兩頭的大路彎彎曲曲直通到山坡。

下，並看不見這個過路的人。

整個的樊家鋪是沉浸在死寂裏，除了隔隣茅鋪裏斷斷續續發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聲和一兩聲嬰兒的啼哭。

寂寞的桂花香氣隨着微風吹送到她的鼻管中，她抬頭從頂棚的隙裏望望那棵高大的桂花樹滿枝燦碎的花朵閃着黃金的微光。她又望望這連成長排的破敗的茅鋪，望望這攤亂着稻草的過亭，她扔去了那莖插在嘴裏的狗尾草，悠長地吐了一口氣。

「都死完了麼……」她喃喃地低聲自語着。

她漸漸想到數年以前這裏的熱鬧景象：

在從前，各家過亭裏原都整齊地排列着長條的木板臺凳，茅鋪門口也都各有一張板桌跨在門檻上。上面擺着插有黃篾筷子的竹筒，幾隻疊着的放好茶葉的粗茶碗，幾盒仙島牌小刀牌的香烟和幾盆子紅椒炒黃豆，炸溪魚，炒韭一類小菜。各家竈臺上都有兩三把炊壺冒着騰騰的熱氣，跳動着蓋子，像個倒了嗓子花旦似的哼唱着。那些過往的客人，有挑擔的，有抬轎子的，有推小車的，有趕牲口的，有的是店鋪的老板夥計或朝俸他們或從外埠把大批鹽、糖、煤、油、洋貨、布疋之類貨物運到西南鄉各村鎮去，或把各村鎮的稻棉、綫、繭之類土產運向外埠去。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打過過亭，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自己和鄰舍的「板奶奶」或「板姑娘」都穿着新漿洗的竹布褂褲，胸前繫着花布圍裙，鼻上漬着微汗，熱紅着豐腴的兩腮，提着水壺或拿着飯碗像春天的蝴蝶似的忙亂着，從過亭飛到巖前，從這一桌飛到那一桌；一邊臉上含着輕盈的微笑，和客人答着話……

那些過往的客人剛剛承受了自己和別家女店主一番殷勤招待，隱隱腳腿上的塵土，醒醒鼻子，辛苦的臉上含着安祥的笑，重新上道時，就又聽到歡樂的歌聲漫田漫野傳入耳裏來。那正是自己丈夫和鄰舍男子們在田裏工作時隨口唱的一花鼓腔。」每到秋收過後或新年正月裏，田裏沒事了，他們照例在茅鋪後面的曬稻坪上搭起一座簡單的戲台，你家拿出

鑼我家搬出鼓，幾件簡單的行頭，配上娘的老婆的衣服首飾脂粉等東西，連夜把七仙女下凡，竊妙鳳辭店，送香茶，祝英台之類爛熟的故事非常精彩地扮演出來。自己家裏人，親戚，鄰近各村的男女老幼以及住宿的過客們都來聚精會神的看着。衆有趣的時，哈哈大笑，悲慘的時候，牽起衣角擦眼淚，淚到「會腔」的時候就前台，後台，甚至台上，台下一個響雷一個調子接應合唱起來……

「線子」

大路的北頭有個矮矮的人影蹣跚地走近來。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矮胖老婆婆，一手拄着一根樹枝，作拐杖，另一手用樹枝歇着一個大衣包在背上。女人聽到響雷，猛然從凝思中驚醒過來，掉頭向路北望去，看見是自己的娘。

「娘麼？」線子嫂懶懶地說：「又回家去做什麼？」

那老婆婆走到過亭裏，自己動手從草堆裏扶起一條板凳，把包袱放到地上，一邊坐下，一邊把單上繫着的「包頭」

（註一）解下來對着那張胖皺的臉子擺拂着，微微喘着說：

「回家做什麼——回家去養老……娘也快要餓死了」

「餓不到你頭上來。」

「你還沒有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東家怕土匪，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

萬塊，五萬塊。——啊呀，八月的天還這麼熱，天也不是個天了！說着把「包頭」放到板凳上，兩手牽起衣角擰動着：「你這

裏還是沒生意嗎？……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

「人都死光了！——鬼都不上門！」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得租錢開銷嗎？」

「打了多少稻？莫問那個話。——我們餓死了也不問你老娘貸一個。你放心！」

「你這沒有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你當娘是個有錢的——你當娘腰裏留着多少錢？」
「有錢沒錢我不會上。」

女兒的說話聽在娘耳裏，猶如生吞了幾塊冷石頭。娘望望她那張冷硬的臉子，覺得自己的苦楚都無從說出來。醒醒鼻子嘆了口氣說：

「不倒碗茶給我喝嗎？」

「等一回吧。——還要燒。」說着懶懶地走到裏面去。

北路又走來一個人。瘦長的身肢，穿着一件寬大的灰布長領衣，小小的腳，套在圓頭鞋裏，如同一對小鰱魚，走一步，打一個跟頭；手裏一根龍頭拐杖，掙掙着石路，發出清脆的聲響；一個圓光光的頭在太陽光下兩邊幌動着。老婆婆認得她是西昌山地藏王菴的尼姑蓮師父，站起來，招呼說：

「蓮師父，從城裏來嗎？」

「城裏來……好蓮花香！」站住了，左手捻着香珠子說。

「聽到消息嗎？」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元。五萬元。有錢的人家都搬走了，——路也真難走……蓮師父身肢倒結實……歇歇吧。」

「你還是在西門賈治第老爺家待候麼……同來看姑娘！」

「就是的呀。——蓮師父，你請坐。」說着讓着蓮師父同在那條狼狽的板凳上坐下來。「我在賈治第頭尾幫了九年工。……趙老爺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上海去了。昨天走的……東家也捨不得我。我也捨不得東家。太太要帶我到上海去。我怎麼個去法，我家裏大大小小一大窠……我把骨頭送到外鄉去，給趙老爺拖上一個大累贅……我想，我不去。東門元康祥三老板說雇我。我今天去問，又說不僱人了。——土匪土匪的……家家手頭都是難的了。」

「你是個有福氣的，也該回家養養老了。」

「蓮師父說那裏話？我養老有那個命根！——我養兒子孫子的老……一個女兒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幾個大漢（註二）我倒忘記了。」

「三個沒用的貨……八個小的……這幾年稻子不值錢，絲繭沒人受。老大到城裏當了團丁了。還是趙老爺的面子，天大天的面子。——老二老三在城裏做雜貨店……一個一個做了「尙書」（註三）了。這一家餓殍臭蟲，不就在我一個老棺材身上叮血吃……一個女兒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綽姑娘脾氣扭一點。」那尼姑說着把聲音放小了。「上次在這裏碰着你，我看她那顏色，也真不像個兒娘的顏色，——看不得，唔看不得……你是奶頭上送來的呀！……唔，不啖肉（註四）也難怪。」

「早先不是這樣的。」喉嚨也跟着低了一「就是去年小獅子——我女婿——交不得東家田租錢，東家招呼區公所派了兩個弟兄來逼討——要拿人——綽子到城裏去求我，說近來茶棚飯店沒生意，手裏沒一文錢，要我填一填……你看她說話多容易！我又不是在城裏當知縣。我到那裏弄錢呢……這幾年絲繭沒銷場，那家不是看風轉舵不養了——他兩口子却屎墊了心，還要養。說人家不養我偏來養。癡心發個大財。一養就養了個十大盤。自己一點桑葉不夠吃，挨到三眠快見老沒葉了。又是叫我拿錢出來買葉子……你飯店又沒生意，又沒葉，又沒錢，你養什麼？蓮師父……」

「年輕人做事都冒冒失失的。」

「——那我管不上。你自己疳的屎，你自己吃。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麼管……我一家十多個身分，十多張嘴，不吃不用了……就是我一一個老棺材是該死的……」

「唔，唔，可是呀。」那尼姑鎖起扁皺的嘴巴，連連點着光頭說：「……到底自己身邊的要緊呀。」

「她屎墊了心，說我有錢上人家的「會」（註五），就沒錢借給她……要死嘞，我上人家的會我上了多少會……大

不了老前年張嫂丈夫死了，出不得太太的面子，叫上了她一脚五十的會。一年搖兩次：三月一次，九月一次。今年四年了，我還只是付，搖不到手。看看只好得末會了……那幾年，大家手頭還過得，我纔上的呀……我婆賣，我要頂。求爹爹，拜奶奶，那個頂你的？人家正求你頂他的，上他的呢？……兩年了，都是借錢付——就是春天在你莊裏借了五塊錢去付會，她看見了，要我借給她賣桑葉……我付了四年的一個老會，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不要了？——她就和我結了仇。當我是個有錢的。當我百萬豪富，當我藏着金銀元寶不肯拿出來幫襯她……我辛辛苦苦做到頭髮白，我做了強盜搶了人家——我肉裏出錢……現在好了！東家走了！走了……大家一樣了，都要餓死了……給她眼見了！「老婆婆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淚珠，顫抖着手從掩襟裏伸進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塊手帕來擦眼皮。」

「嫁出門外的女，潑出門外的水……一口長氣嘆了，也罷了。——人呢？」

「在裏面燒茶……看我走了十來里路，汗一把，水一把的，茶也不賞碗給我喝，還要討。——還要我自己討。」

「人心大變了！——菩薩託了夢，聽到說過嗎？——上個月的事……菩薩手裏捏着鋼鞭，一臉怒相。——從來沒見過那怒相……我看見手裏有鋼鞭，我曉得不好了……民國推翻那年也是捏着鋼鞭的……阿彌陀佛，慈悲慈悲吧……」那尼姑顯出一臉嚴肅駭怕的樣子，把嘴巴鎖得滿沿是皺折，連連捻着香珠子，吐着氣。

「呃，菩薩說了什麼？」

「菩薩把鋼鞭望西北方一指……半天不開口，我跪着，頭都不敢抬，怎麼敢抬？……半天，半天，說話了。——聲音像打銅鑼。——平時不是這樣的。——說大劫要到了，黑頭髮去一半，白頭髮一齊算。——就只兩句話，半天，半天，不開口。——我求着說，超度超度吧……」深深換了口氣。

老婆婆盯着眼望着那光頭，也挺一挺腰，吐了口氣。

「菩薩還說什麼呢？」

「——果然呀。菩薩託夢的第三天，五龍山的土匪動作了。……你剛纔說土匪要五萬，問我可曉得？——可曉得呢？……趙老爺不是我闢照，他肯搬了走？——這都是人難算不得數。……人心大變了。菩薩也不能容的。……十月初四起，天要黑七天。」

「菩薩說的……」

「我說是誰呢？……蓮師父說話呀。」線子嫂皺着眼睛從茅鋪裏探出頭來，毫無表情地說。

「蓮師父談菩薩託夢。……劫難要到。線子，你來聽聽吧。……」

「有錢的怕劫難。我們不怕。天掉下來，還有比我們長，比我們高的。——你們打打主意吧。」說着重新進去了。

「聽聽這個話。」

「唔。唔。」蓮師父連連搖着頭哼着鼻子說。

「還是沒茶嗎？……線子，線子。」老婆婆高聲喊。

線子嫂提着一把瓦壺和兩隻大碗走出來，望地上一放，把眼睛揉了兩揉說：

「那裏真的就渴死了？……喝吧，喝喝足。」

老婆婆吐了一口長氣，弓着背在地上取了一碗，先倒了一碗給小尼姑，而後纔自己倒了喝。喝了一碗，又喝第二碗。

「蓮師父我這樣的人，活一年，是一年；活一天，是一天。……仔細想想，都淡了念頭了。——人家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

「我呀——我現在是現在是——」

「怎麼樣？……」線子嫂遠遠向南路上招着手，高聲喊：「還是不肯餓麼？」

來的那個人赤着下身，肩上披一塊藍布披巾，黑布褲子直捲到腿彎上。身肢雖粗壯，臉子尖尖地，却很有點清秀。一看樣子就像個花鼓戲裏的旦角。

「是小狗子嗎？」老婆婆把茶脚潑了，拿着空碗說：「去做什麼來了？」

小狗子不作聲，一步一步走近了。那臉上，流滿汗珠，板得像木頭雕就的一般樣。

「小狗子！」老婆婆說：「娘現在好了……趙老一走了。一家人都到上海去了……現在大家都要餓死了，都要餓死了……土匪要五萬塊，寫信給縣衙裏。」

小狗子還是不作聲，用披肩抹着臉上的汗，又從額上除下「汗吸子」（註六），拿在手掌裏擠捏着，汗水滴在自己赤腳上，把腳際了兩際，地上冒起了一層塵土來，轉過身，走進屋裏去了。

「還是不肯饒……我到稻販子沒有……」線子嫂釘在後面問。

「稻販子！稻販子——都要吃人了！」小狗子在屋裏嚷。

「一塊六……還只肯一塊六和城裏磨坊裏的價錢一樣……」

「想發財！一塊六……做亂夢麼？」

那尼姑瞪着眼睛，瞪了老半天，拄着拐杖站起來，說：

「太陽快偏西了。還有三里山路……人心大變，阿彌陀佛，慈悲慈悲……」

「就走了麼……」老婆婆問。

那尼姑剛開步，就打了個踉蹌，用拐杖拄定了，回過頭說：

「你坐一回吧，我比你走得慢。」

說着，蹣蹣跚跚走出過亭了。

老婆婆望着黑洞洞的屋裏發了一回呆，半晌，弓着背，在地上包袱裏掏摸了一回，摸出幾支紅蠟燭和一块肥皂來。慢慢走向屋裏去。

屋裏低矮而且昏暗。只從東邊一個鑿口窗上透進一支淡光。剛進來，眼前綠滿綠色的花叢，簡直瞧不出人是在那裏。漸漸有點看得出了。小狗子捧着頭，坐在板房的門檻上；線子靠在竈廠旁邊用葫蘆瓢舀着水，一瓢一瓢倒在木盆裏。

「線子，線子——趙老爺家還願的神燭，我要了幾支，要炸了，放個陰涼地處吧。」說着走到一隻水缸邊，把蠟燭給放在缸拐裏，「這是一塊日光皂，風乾的，也是太太給的。」

「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有的。——到底怎麼回事，小狗子？今年田租錢還是不夠付，小狗子……」

沒回答。

「還是不夠付，線子？」

「六畝八分田，打了二十五擔稻。前幾天問驛坊，只肯照一塊六算價。今天找稻販子，說一塊六也不行了。只抵還驛坊的『放青』（註七）就快三十塊。東家的租錢只好拿命抵還了。——東家漆黑鐵硬，半文錢不肯饒。稻子打一粒，要一粒去。三個朝俸看守着打，——都扣在驛坊裏。」

「是那一家？」

「問那些做什麼呀！——是阜豐泰，又是你趙老爺的店……這些爛了心肝的都一個個是閻王。春上時候，稻子稱出來給我們，兩塊五兩塊六算價。現在我們抵賬只肯一塊六。——一元六還不肯……殺人不見血！」說着，把木盆端進板房裏：「——洗澡吧。」

「這個田種不得了，小狗子。——快休兵，要趕快。」

「他娘的！老子要殺人！老子從阜豐泰開刀……」嚷着站起來，走進板房裏。

「是誰呢！這個田種不得了。你們村上這一溜可還有幾家是種田的……」

「不種田，做什麼吃什麼？……」線子嫂冷笑着說：「風涼話！……我們可比你老人家呀！……我——」

「不種田，做土匪！……聽陳扁担說，隔壁老四老三推車的小三花，大毛子都上了五龍山了！——老子也來幹，你不殺人，人就殺你。顛倒這麼的！……」

「小心點嘴巴罷！……」線子嫂說。

「……………」

老婆婆僵着站了一回，重新吐了一口氣，一邊向外面走着說：

「我走了！……現在好了，大家都要餓死了！……」

二

天上烏洞洞地，四面山嶺都被雨霧封鎖着。濛濛細雨牛毛似的漫天漫地飄飛，一陣涼風吹過來，茅鋪前後的那些樹木瑟瑟亂響，桂花樹上凝積着的水點隨着憔悴的殘花從過亭上蓋着的稿草的破罅處灑落下來。

過亭下的亂草堆裏一簇一簇地坐臥着襤褸不堪的乞丐。那是從外地來的逃荒者。婦人們有的赤露着胸口，趺坐在稿草上，一邊整理着腳邊一大堆的污穢的破布條，一邊任小孩爬在地上鑽到自己胸口吮着乳；有的手裏捧着一隻缺口的瓦鉢，裏面盛着從田畝裏掃檢來的農人們遺落的稻粒，一把一把地抓了望嘴裏塞，皺着眼睛咀嚼着。男子們有的坐在地上，一塊缸瓦的破片上面攢着黏泥；有的在用模子鑄着粗劣的小泥人，一隻一隻晾在牆腳下；有的手裏拿着一支竹竿，竹竿頭上紮着草把，把粗紙製作的紅紅綠綠的人物鳥獸插到上面去。小孩子有的拉長了骯髒的臉，高聲號哭；有的在潮濕的泥地上亂爬，有的隨手在地上檢拾着從上面灑落下來桂花，一顆一顆地塞到嘴裏去，滿嘴上都沾着污泥。

「他沒說起！……什麼事？」

「回頭告訴你。」

不久丈夫就推門進來……兩個人把炊壺底上凝積着的烟煤各抓了幾把，塗滿一臉。

「你們打算幹麼呀……」自己牙齒也抖顫起來。

「你莫管。」

「小狗子，你可做不得那事呀！你……」

「也要試試看。」丈夫鎮靜地答。

「那不行……我不許去。」扯住他的褲帶。

丈夫把自己一推，兩個人拉開鋪門飛跑地走了……

這一晚自己不會睡覺……

到三更時候纔聽到嘩嘩的叩門聲。開了門，丈夫回來了：黑色的臉上露着一張紫紅的嘴唇，唇上掛滿牙齒血，渾身瑟瑟地抖着，踉蹌地走到裏面板房裏……

「當是個大財喜呢，他娘的！」兩片紅嘴唇不住地震抖，喘着粗氣，說着，抖着手在腰上的「通海帶」裏擦着，摸了一回，掏出八塊大洋，兩張鈔票，另外一隻金鐲，望板桌上一丟。

「要死嘞……是那一家……」

「西崑山……好兇的眼睛呀，一見面就認得我了……就喊……就抓我……」

「認得了呢？」睜大眼睛嚷。

「低聲點……老陳兜胸給她一拳……翻在階台上……老陳還不放心……拿了一隻銅香爐沒頭沒腦給她一軋，」

「要死……」自己禁不住叫一聲。

「低聲點……我說，這可是你自己討死的啦——自己討死末……」

外面有個人推了門進來，

「有人在家麼？」

茅鋪裏有個婦人把一個乞丐推出來。那乞丐的背上用草索捆着一個小孩，手裏捧着一個破瓦鉢，裏面也是盛着混有泥土的稻粒。

「你要搶麼？」那婦人說着，把茅鋪的板門掩上了。

那女丐捧着鉢苦笑了一回，把嘴一撇，打着滿口外鄉話說：

「貪奶奶的——草又燒不着，借爐子使一使也不行嗎？」說着，低頭在鉢裏舐了幾粒稻子在舌上，慢慢嚼動起來。遠遠一陣不成腔調的軍號聲破空而來：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許久以後，從南路上的山坡下轉出一支隊伍來。隊伍漸走漸近，零亂的脚步聲震得四野裏一片響動。

那隊伍共總不過四五十個人。都穿着不稱身的灰布制服，綁腿胡亂纏在下腿上，襪子穿草鞋，泥濘直齊脚踝。每個人都用一種不自然的别扭姿勢，默着一桿槍在肩上。有的駄的是來福槍，有的是獵人用的「土槍」及長到一丈多的「過山龍」。一個四十歲上下，留着仁丹鬍子的長官，戴着白手套，架着眼鏡，整齊的中山裝上斜掛着一排子彈，手裏打着一把雨傘，挺着胸，跨在馬背上。腰下的指揮刀碰擊着鐵鏈和皮鞋，鏗鏘作響。儼然一位上將，威武非凡。

隊伍的前面，一個旗手領頭。那旗桿又粗又高，旗手歪斜着嘴巴，露出半邊牙齒，把下端抵在自己的肚上，一挺一挺地走着，顯得十分疲勞。旗子白布黑字，已被濛濛細雨淋透，偶然有風吹來，很勉強地把疊折處微微吹開。是「××縣人民自衛團第三分隊」幾個八分字。